

董 桥

景泰蓝之夜

海豚简装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CIPD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董 桥

景泰蓝之夜

海豚简装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CIPG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景泰蓝之夜 / 董桥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10-0728-5

I. ①景… II. ①董… III. ①收藏 - 中国 - 文集
IV. ①G8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3504号

书 名: 景泰蓝之夜
作 者: 董 桥

责任编辑: 李忠孝 郝付云 慕君黎
封面设计: 蔡立国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王瑞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 (810毫米×1020毫米)
印 张: 5
字 数: 67千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0728-5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二〇一〇年八月，海豚出版社精心策划的“海豚书馆”与读者见面，之后我们陆续推出了“海豚文存”“祝勇作品”“独立文丛”“董桥系列”等丛书，在业界得到广泛赞誉，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目前，“海豚书馆”已六十多种，其他丛书也在陆续面世。每套丛书，我们都邀请名家担任策划人和主编，力求荟萃海内外名家优秀作品，展示近现代人文经典著作，以精装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

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我社从上述丛书中精心挑选了广受读者欢迎的几种图书，重新设计封面，以平装形式出版，价格更加贴近大众的读者。这就是我们新推出的“海豚简装”。首批出版五种，颇受读者喜爱，现推出董桥四种：《清白家风》、《橄榄香》、《景泰蓝之夜》、《董桥七十》，以飨读者。

目 录

- 景泰蓝之夜 (1)
冬夜札记四帖 (8)
咏史：感事 (16)
 墨梅枝谭 (23)
 芦塘鸳鸯 (30)
黄濬书扇小注 (37)
毛姆书录与藏画 (44)
盖斯凯尔夫人 (51)
 沉香钩沉 (57)
沈尹默蜀中小品 (65)
 吉庆栈遗闻 (71)
沈尹默的小手卷 (79)
 寻找吴老师 (85)
 胡适的字 (92)
 想起老舍 (100)
念记刘教授 (107)
马娅来电话 (114)

灶边风情 (122)

玉堂清玩 (129)

工尺谱归我珍存 (137)

图版目录

- 乾隆掐丝珐琅书卷式套盒 (7)
- 清代竹根雕采药老人 (15)
- 沈从文《读秦本纪》(22)
- 台静农为张充和画墨梅 (29)
- 王雪涛芦塘鸳鸯 (36)
- 黄秋岳书扇赠沈昆三 (43)
- 清代沉香木雕墨床 (64)
- 沈尹默为张充和写《虞美人》三首 (70)
- 乾隆紫檀雕寿山福海印匣 (78)
- 沈尹默为张充和写小手卷 (84)
- 胡适为张充和写《生查子》(99)
- 宣德年款洒金天鸡耳三思炉 (121)
- “玉堂清玩”洒金双耳押经炉 (136)
- 张充和《牡丹亭》工尺谱 (143)

景泰蓝之夜

沈茵珍藏的那件掐丝珐琅番莲纹圆盒确是华缛绚烂，典丽无比。明代景泰年间的精品，不输台湾“故宫博物院”那件，是七十年代初她舅舅送给她的生辰礼物。记得那年晚春我在办理迁居英伦的手续，舅舅有一天来电话说遵照沈茵父亲遗嘱，这年命书上说该给沈茵过生日，要带她到庙里烧香祈福，要替她办一桌寿宴，要我去一趟台北陪陪老朋友庆生。我去了。客人不多，都是六十年代台南一起成长的至交。酒席张罗得非常得体，十二道大菜精精致致不说，酒坛一打开满室是桂花酒的清芬，舅舅说是台中乡亲家里酿的。

沈茵浅浅呷了一口想起小时候苏州老家闻惯的酒香，悄声唱着几句小曲匆匆回房拿出舅舅送的礼物让众人观赏。

掐丝珐琅番莲圆盒釉彩艳丽，缠枝番莲线条多姿，花瓣丰润，花心似桃，配上蓝天蓝地越发显得精神。舅舅说是抗战第三年南京书香门第流出来的旧藏，典型的十五世纪中期景泰蓝花纹：“送给这样标致的仕女最合适，”老人家一脸疼爱拍拍沈茵的手背说，“古书上认定珐琅器皿是妇人闺阁玩物，非士大夫文房清供；小茵偏爱明代手工艺的气韵，《崇祯宫词》里说的赐来谷雨新茶白，景泰盘承宣德瓯！”长头发大胡子美术家小牛断定那是《春明梦馀录》中说的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房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舅舅说那年兵荒马乱，二十几件文房清玩一起买才花了两千美金：“那家人家说出姓名来老一辈人都晓得，你们年轻，陌生了！”

瓷器表层的玻璃光叫釉，瓦片上的玻璃光叫琉璃，涂在金属器物外表的那层玻璃光叫珐琅釉。写明代清代珐琅工艺朱家溍先生写得简明好看，陈夏生也好，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登过好几篇。陈夏生说玻璃、瓷釉、琉璃和珐琅釉原料大致相同，成分都是硅酸盐类。我从来记不清石英、长石、硼砂和金属氧化物怎么一烧就烧结成珐琅釉。我只记得珐琅器分掐丝珐琅、内填珐琅和画珐琅。我喜欢掐丝珐琅，粗略知道那是珐琅器中最早的发明，多是铜胎，偶有金胎银胎，当年杏庐先生说是先用金属丝盘出花纹黏焊在胎上，各色珐琅釉料细细填进花纹里，花纹外通常都靠蓝色釉料铺施，入窑烘烤，重复几次，釉的厚薄适当了再打磨镀金：“我小时候在乡下见过老师傅修补珐琅，神奇极了！”

掐丝珐琅元代末年从阿拉伯传进中国。阿拉伯人信回教，蒙古人称阿拉伯为大食，明初《格古要论》于是称掐丝珐琅为“大食窑”、“鬼国窑”，后来称“法蓝”、“法朗”，明末清初小牛说的《春

明梦馀录》改叫“珐琅”。听说十五世纪明代景泰年间蓝地掐丝珐琅色温质润，“景泰蓝”大名大红，掐丝珐琅随之也叫景泰蓝。沈茵的舅舅说他们古玩行里都爱说明代烧造技术还不完美，掐丝珐琅釉面多气孔多污染多腊补，要到清代才大有改进：“其实，清代掐丝珐琅尽管釉质更见鲜亮，气孔和伤缺依然不少，那是岁月的印记。真的光滑无瑕反倒担心是新仿的了！”我在舅舅古董店里见过不少明清珐琅器，确然都带着许多气孔和零星的小伤缺，而且跟故宫的藏品一样，都是些茶罐、酒盏、提篮、花觚、花插、梅瓶、香炉、圆盘、龙尊，偶然见过一两件小小的斋戒牌、香囊、葫芦佩件，都不便宜，当然也都算不得是文房清玩。八十年代中期沈茵有一回从日本带回了一件书卷式套盒掐丝珐琅，她开玩笑说：“不是《格古要论》里说的小女子闺阁中的东西，这是士大夫清玩之器了，只可怜这家伙七损八伤，要找个御医调补调补才行！”

明清文玩书卷式套盒跟多宝格一样好玩。多

宝格早年我在南洋、在英伦、在香港、在台湾都见过，都是“人家的老婆”，又矜贵又碰不得。书卷式套盒紫檀、花梨做的我倒藏了几件。掐丝珐琅书卷套盒听说历来都稀罕，北京故宫好像存藏了一件，中外拍卖会碰见过一两件，贵极了，品相又不够好。二〇〇五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有一件乾隆制品十分合意，注明“A very rare cloisonne enamel three-tiered scholar's box”，估价二三十万港币，成交价五十几六十万港币，吓死人，沈茵一位客户委托她竞拍，顶了一两分钟弃甲曳兵。去年友人东风先生竟然从伦敦弄来了一件，也是书卷式三层套盒，上两层装小手卷，底层装小册页，也是乾隆年间的制作，尺寸跟佳士得那件一毫不差，还带了“乐善堂”的款，掐丝整齐，磨光细润，镀金匀实。今年开年东风先生大度，老朋友价钱让给我清供，沈茵看了照片说可惜老舅舅走了那么些年，不然一定约我再喝三盅桂花酒！

一晃三十几年，沈茵过生日那天小牛跟舅舅一边喝酒一边议论掐丝珐琅和景泰蓝的名称问题。舅舅倾向通俗，爱叫景泰蓝；小牛偏偏高眉，说景泰蓝不能笼括景泰年以前的制品，叫掐丝珐琅才能涵盖景泰之前之后的珐琅。朱家潘先生八十年代写过文章说，清宫制造部门都在珐琅器皿上拴黄签写明“某年某月某日造办处呈览铜掐丝珐琅某某一件”，他情愿叫“铜掐丝珐琅”，说是比较恰当：“不过由于景泰蓝这个名称已为一般人们所习用，所以普通的称呼中仍然不妨照旧使用。”沈茵眼看舅舅跟小牛越争越烈，悄悄走到小牛身边掐了掐他的长头发说：“姐姐陪你喝一盅！”小牛狠狠白了她一眼：“男女授受不亲，你干吗掐我头发！”沈茵轻轻给了他一记耳光说：“你不是最喜欢掐丝的吗？便宜了你！”小牛借醉抹了抹大胡子香了她三秒钟：“寿比南山！”转眼瞥见舅舅脸色一沉，又赶紧搂着沈茵带她坐回上座。



乾隆掐丝珐琅书卷式套盒

冬夜札记四帖

曲人歌哭

写《工尺谱归我珍存》我说我不知道张充和先生跋文中所写陶光“是不是陶光第，字重华，一九六一年死于台北”。旅美孙康宜教授读了来电邮说我猜对了“By the way, you are right, 陶光 is indeed the person who passed away in Taipei in 1961. Tao Guang (1913 - 1961) was the same age of ch' ung-ho, and he was one of ch' ung-ho's suitors!”孙康宜还给了我一份中文资料记陶光终身爱慕充和，在曲人圈子里不是秘密。他比充和小，是充和弟弟

宗和的朋友，在清华谷音学社学昆曲时认识充和。当时陶光常演小生，充和为他吹笛：“后来陶光开始追求充和，充和虽然不能报之以爱情，却一直与陶光保持很好的友谊。”一九三九年初，陶光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充和也在昆明。元月间一个曲会上充和演《牡丹亭》中的《寻梦》一出，那天，陶光为充和的书画册《曲人鸿爪》题了她唱的两支曲词，先题《懒画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是睡茶糜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再以小字题《江儿水》：“偶然间心似缱，梅树边。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遂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一九四七年陶光与唱滇剧的伶人结婚，婚后去台湾，在师范大学教书，婚姻并不美满，潦倒失意，岁数不大穷愁而逝。这“穷愁而逝”四个字我是听张作梅先生说的，他在台北认识陶光，说陶光是清朝名臣端方后人，性情狂妄，怪僻。康宜的资料说陶光生前出过诗集《独

往集》，还托友人送给充和。一九六五年充和去台湾见不到陶光，作《题独往集》悼念好友，佳句甚多，比如“容易吞声成独往，最难歌哭与人同；吟诗不熟三秋谷，冻馁谁教途路穷”！资料注文说，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华美协进社人文学会曾为张充和诗书画及昆曲成就举办研讨会，会上陈安娜讲稿《介绍张充和的诗词》说了陶光凄惨去世的情景。旧人物旧事迹往往事过湮没，无人记得，昔日胡适先生提倡振兴传记文学，高阳先生对我说：“大部头传记是大人物写的大人物传记，我们小人物若能记些小事迹，自也算是功德。”

采药竹雕

韩康是东汉时候京兆霸陵人，字伯休，一名恬休，常在山中采药到长安市上零卖，三十多年口不二价。桓帝派人请他做官，他不肯，逃入霸陵山中隐居。我写《王老的心事》说王世襄微微一笑，相貌像他家所藏那尊竹雕采药老人。读友